

劫盜的十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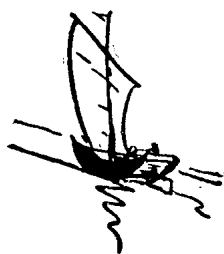
黃 暲 著

牛 犇 插 圖



年十的盪動

著 體 黃
圖 插 梅 牛



行 印 店 書 北 東

動盪的十年 1949.3.初版

著者 黃 健

出版者 東北書店

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

總店 瀋陽馬路廳

分店 瀋陽 哈爾濱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

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瓦房店

哈。10000

十年樹木，

百年樹人。

把一個有濃厚小資產階級意識的青年，

鍛鍊成鋼鐵樣堅強的革命戰士，

是需要經過怎樣艱苦的鬥爭過程啊！

黃昏，人們都愛到這一座小山上來散步，這小山上，有一個半舊的八角涼亭，坐在那兒，可以瞭望到很遠的地方。長江從西方滾滾而來，遠遠的帆船，好像幾隻白鷺在那裏游盪，夕陽在水面上反射出銀色的光芒，如同一面無邊的鏡子掛在天邊。遠處，一片綠油油的水田，像圍棋格子般整齊的排列着。一群一群的農夫們和包白色頭巾的村姑們正在田裏插秧，颯颯颯來他們隱約的山歌聲。山下的城市，就是有名的米市蕪湖。一座座的紅色西洋建築，散佈在周圍的小山頂上，這是一幅美麗的圖畫。江南的春天是多麼可愛啊！當城市燈光閃耀時，山上的遊人逐漸的散去，祇剩些學生們還在留戀這美麗的晚景，接着學校的鐘聲響了，催促着學生們回到那鴿子籠般的自修室裏去。

王喬每天傍晚總要和他同班的最知己的朋友吳文禮、丁文清及二年級生盧英立到涼亭上坐一會。他們三個人在全班五十多人中間似乎是特殊的一群，他們既看不起那些花花公子，花天酒地的生活，他們也不願學那些死讀書的整天把頭埋在課本裏。他們有時到山下球場上去打打籃球，有時到城裏去看電影，有時到圖書室裏去看看報，翻翻雜誌，但很多時間三個人在一起海闊天空的漫談。

晚風把槐花吹落在地上，像一片深秋的白霜。他們四個人坐在亭子上，看着遠方，這一望無際的廣闊的春天的原野，是這樣的壯麗！正如四個青年的胸懷一樣，平靜、坦白、廣闊……。他們漫談的內容太廣泛了，他們說過蔣介石是當代偉人；可是也認為「朱、毛」是英雄，在文藝上除了魯迅，他們就愛郭沫若和丁玲。

他們有時談到將來的前途。

「這緒山的確不錯，很快的我們住了三年，馬上畢業，就要離開它了！」王喬帶着留戀的神情說。

「你爲什麼不在這裏升高中呢？」小盧問道。

「我討厭這學校，聽說江蘇揚州高中不錯，將來可以保送交大，我將來想做一個土木工程師。」

「你不是對文學很有興趣嗎？爲什麼又要搞那些頭痛的數目字呢？」小丁用疑問的眼睛望着王

喬。

王喬用很肯定的語氣回答他們；「現在文科畢業的大學生太不值錢了，畢業就是失業，技術人才在中國還非常缺乏，工科有前途，我雖然對文學很有興趣，但爲了將來的飯碗問題不能不向理科鑽。

老吳！你呢？」

老吳拿不定主張「理科也好，英語也不錯。」

「小盧，你呢？」

「我還沒有考慮好，將來再說。」

他們精神都很愉快，各人對自己的前途各懷着不同的預感，但共同的一點，都想嘗試一下大學生的生活，在他們的想像中，大學生的生活，是多麼甜美和值得驕傲的。

× × ×
明天學校就要放春假了，同學們都準備自己如何消磨這七天愉快的假期。

有一個五十多歲的，花白鬍子的老先生到學校來看王喬。這老人有一副十足鄉下道學先生的派頭，他能把『詩經』完全背出來，孔夫子的每句話在練裝書上第幾頁，他都記得，他對洋裝書非常不順眼，特別是橫行字，他見了就眼花，平時和人談話時，總是愛推崇諸葛武侯與關雲長。這次，他爲要到南京去，路過蕪湖，順便來看看這個比他自己孩子還小幾歲的堂弟，在學校的會客室裏，王喬很客氣地接待了這位老堂兄，而且願意陪伴老人到南京作一次春假中的旅行。

王喬穿一件草綠色的中山服上衣，黑呢西服褲子，短統黑皮鞋，這個十八歲青年人的健康與朝氣，從他的背影中都可以看到。在稠人廣衆裏，他不喜歡多言笑，默默的坐在車箱靠窗的座位上，瞭望着江南綠色的原野。誰知道這個青年的內心在幻想着什麼呢！

他倆住在南洋旅館二十四號房間裏。老人感冒了。王喬晚上獨自去看他小時讀過的『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』的秦淮河，原來是一條污穢的水渠，他失望的離開了。他又走到玄武湖邊，這使他很感愉快，稻油路的兩邊，古老的垂楊，在月影下搖曳，遊船像蝴蝶似的在荷葉中忽隱忽現。遠處傳來琴聲，他獨自依在公園的休息椅上，爲這樣優美的月夜而不忍離開。有時也有一種微微不快的感覺從他心頭掠過。當那一對對妖艷的奇裝異服的男女走過他的面前時，他總用一種厭惡的眼光，

辭職她們。他並不羨慕她們，他看不慣那種失去了自然形態的變髮與紅。

春似轉眼過去了，當他好離開這華麗的都市時，有一種感覺啓示他。

「這兒雖好，但不是我們平常人所能享受得了的，只有那些當權的人們，能在這兒逍遙自在，纔不必羨慕他們，只有自己埋頭苦幹創造自己的人生。」

✓

X

X

假期，王喬回到故鄉。那兒個有名的魚米之鄉！

鄉村生活的確是愉快的。每天黃昏，王喬總和浩天一回到江邊或田間散步。月夜，划一艘小船，讓它順風飄盪，疲倦了，船在船上，往往大明醒來。離家十幾里，兩個人又滿頭大汗地划回來。浩天是王喬先生的獨生子，比王喬大四歲，他們並不以叔侄相稱，而完全是朋友相定。這個青年人是無錫國專修館的學生，他是個孤憤孤傲的青年。他倆有一種共同的隱痛，都是幼年喪母，因之，他們的牛馬中，都帶有一種傷感的情調，兩個人幾乎天天在一起。

王喬有時也我任牛，他是個二十多歲人，是一個善談者，經常提到他早年在上海大學時代的活動，對盟秋白的死，很表示惋惜。書櫃裏很整齊的放了許多五四運動以後的毛邊書，可是還有許多未裁開的，證明他並沒有完全看過，他能很迎合各種人的心理，見老學究談詩書樂春秋，見青年入郭沫若的「瓶」，屠格涅夫的「父與子」及蘇曼殊的小說，與紳士們在一起，也可來四圍八圈，王喬對他的聰敏智慧很欽佩，而對他的爲人和生活並不贊同。但任平對王喬却很器重。常說：

「這個時代是你們青年人的。」

縣城裏早年會鬧過共產黨，王喬在城裏讀小學時，有時清早在城隍廟的牆上發現過「打倒軍閥蔣介石」的粉筆標語，最近城裏又不知道爲什麼事，在中學校裏大檢舉。金老先生的兒子金興很秘密的躲下鄉躲避，他住在王喬家裏，他們有幾代親戚關係，王喬對這位所謂「共產黨嫌疑犯」並不感到可怕，反而感到和藹可親，用一種神秘的眼光把他看作一個傳奇的人物。金興自己並沒有說過他究竟是不是共產黨，別人也沒有誰問過他；可是大家都把他當一個共產黨看待，他的來，對王喬是一個新的刺激。他與一般青年人的心理一樣，對越神秘的事情越感興趣，好奇心從來未得到過滿足。金興有時與浩天談得很投契，他們都讀過蔣光赤的小說「少年飄泊者」、「鴨綠江上」。可是王喬在這方面，遠不如他們，深深感到自己的空虛與貧乏。

金興有一天問王喬說：

「你將來準備做什麼？」

「我想當一個工程師。」

「你認爲一個工程師對社會貢獻大呢？還是有比工程師對社會貢獻更大的事業呢？」

王喬啞然不知所答。

王喬在暑假中，按照自己的志願考進了揚州中學高中部，他學的是德文科，準備將來保送上海同濟大學學醫，他認為醫生是技術人才，又是自由職業者和工程師一樣，他對自己實現了的初步計劃，感到滿意。

在王喬正式入學時，戰爭已在蘆溝橋邊爆發了，全國人民都爲着這久已期待的全面抗戰，而歡欣鼓舞。多少年來，中國人所受的壓迫和屈辱，現在該是算總賬的時候到了。報館裏號外一出來很快就被搶光掉，壁報上標着很大的標題：

「共產黨通電全國北上抗日。」

學生們爲這些興奮的消息，互相奔告。大家都常說：中國像一隻睡獅，只要不打內戰，一致對外，力量是無窮無盡的。王喬和大家一樣沒有恐懼，只有興奮，中華民族復仇的日子到了。有時偶而一想到和平的日子完了，美麗的學生生活恐怕不能再繼續下去，內心稍稍有點惋惜；但又想起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。」這句話。個人的得失又不算什麼，戰爭究竟打多久，誰也沒有考慮它，反正要打

底。他感到戰爭是件新鮮的事，他對戰爭抱着浪漫的幻想。現在應該將自己貢獻給祖國，貢獻給愛國戰爭；但試問自己，這樣年青，在戰爭中能幹什麼呢？他的一顆跳動的心，像春天的花苞開放了，再也收不攏了，他的一股愛國熱情像火一樣的在胸中燃燒。只要能讓他抗日，那怕就當一名士兵也行，現在他已不可能再幻想工程師或醫生那種自由美化的家庭生活，他明確的認識到戰爭把他的美夢扯破了！但他毫無怨意。

X

X

X

X

王喬的級任教員名叫戴維清，他是個出身貧寒的人，才從日本回來，富有正義感。他對日本人如何侮辱中國留學生的行為特別憤恨，他提議全班星期日下午鄉宣傳去，大家都熱烈的擁護了他的提議。星期日天氣晴朗，全班分十個宣傳組出發。王喬是第三組的組長，另有兩個男同學和兩個女同學，他們走到城外二十里外的一個小集鎮上，老百姓都圍着他們，看他們是來幹什麼事的。現在該是向人民宣傳的最好時機了，誰出來講呢？女同學怕羞，那兩個男同學也只願與兩三個人交談，大場面也不願出頭露面，應該是組長挺身而出了！可是王喬心裏明白，他從來沒有在稠人廣眾裏講演過，他把那當作一件難事，今天這個難關非過不可，一股熱情衝動了他，他站在一條板橋上向大家喊起來。那不是講演，而是在喊口號，往日事先準備好的，到講的時候都忘掉，今天事先並沒有怎樣準備，可是能源源不絕的講出來。他的神勁太緊張，嗓子已經逐漸沙啞，農民們都為這個熱情的青年的喊聲所驚奇，有些人光看他無數次的揮動着兩隻手而忘了注意他說話的內容。

他揩着汗走下板橋，結束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向人民的宣傳講演，他的同伴很關心的告訴他說：



他揩着汗走下了权櫓，結束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向人民的宣傳講演。

「你講得太快，我問問老百姓，他們都說聽不懂。」

上海戰爭又爆發了，戰線越來越近了，敵人的飛機天天在這座小城市上空盤旋，炸彈聲和機槍聲已把這城市的和平生活趕走了。

街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標語，例如：

「不抗日，活不成！」

「寧死不當亡國奴！」

「檢舉奸商，消滅仇貨！」

口號雖然叫得很響亮，但奸商們的活動，並沒有停止，街上有兩家大洋貨商店正在大量傾銷以前保存下來的日貨，他們怎會捨得把大批的仇貨用火來燒呢？可是他們有半公開的傾銷權，也是因為用賄賂獲得了縣政府的默許，將這件事首先傳到學校來的是本街上通學生楊振武，學生們都轟動起來，各班選出代表，由楊振武率領到縣政府。向張縣長請願，要求立即沒收仇貨，制裁奸商。王喬也參加了這個請願團。二十多個學生坐在縣長的會客室裏，足足等了兩點多鐘。開始說縣長沒起床，後來又說有事，大家還是不走。最後沒有辦法，縣長才一搖一擺的走出來，一見而知是一個武夫，一臉大麻子，說話帶北方口音，當楊振武代表大家說明來意之後，他不但慰勉大家的熱情，反而訓斥了一頓說：

「你們當學生，應該讀書，這些事你們不用管！我們政府知道怎樣辦，你們以後不准這樣胡

關。」

楊振武很激動的和他們辯駁，舉出許多人證、物證。他的氣憤壓制不住了自己的感情，眼淚像暴雨一樣淋漓了衣襟，他的感動人的言語，使其他二十幾個同學也泣不成聲，這一群青年當時並沒有任何別的念頭，只有一顆單純的赤忱的愛國心，但頑固的縣長沒有給他們滿意的答覆，只在大家堅持不走的情況下，答應「以後調查」，把這批年青幼稚的學生敷衍走了。

王喬擦乾自己的眼淚。這是他第一次不是為他私人的悲哀而流的熱淚，他從這次與官場的交涉中，對這樣的政府開始失望了，他發覺了人間的一切事情都不像青年人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純潔，他對官僚們的武斷行為採取了敢怒而不敢言的態度。

X

X

X

現在人們到處可以談論抗戰的事情，七七事變以前那情況却不是這樣，你到茶館酒店裏，你會發現牆上貼一張紅紙條，上面觸目驚心地有兩句話：

「茶館酒店，莫談國事。」

當時王喬住的蕪湖中學的情況更是惡劣。有一天別號「半官方人士」的國文教員向大家說：

「最近蔣委員長下這手令要敦睦邦交，取締排日思想，你們今後說話可要注意喲！不然會吃苦頭的。」

果然，第二天大禮堂上那幅一丈多長的「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」的白布標語，就不見了，那是從九一八以來掛了多年的標語。有位同學俏皮的說：

「日本帝國主義沒被驅逐，倒反先把你驅逐了！」

可是現在一切都變了樣，不但可以說「抗日」，而且全國都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着偉大的抗日戰爭。王喬時時刻刻想要獻身到這火熱的戰爭裏去，覺得縱然為祖國而戰死，也是非常光榮的事。他天天注意報紙上的廣告欄，他尋求一切可以報效祖國的機會，他想去實現他英雄色彩的幻想。

晚上，戴維清正在房子裏批改數學演草，王喬走進來，沉重的說：

「戴先生：我想到南京考航空學校去，我覺得現在這一方面，我們還遠不如敵人。」

戴先生沉思了良久說：

「好！你們青年人有這樣的志氣，是非常好的，不過你要留一張請求書放在這裏，以免將來你的家屬來找學校要人。」

王喬按他的意見把手續辦了，第二天就動身走了。

王喬在鎮江遇見他的哥哥高松，那是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。常年為一群子女的生活重擔而到處奔波。王喬從小失去父母，十幾年來都是依靠他生活，家庭是一個破產的小地主家庭，入不敷出，可是高松對弟弟却抱極大的希望，他一再聲明，將盡一切力量，寧肯負債，也要維持王喬到大學畢業，這樣他的責任才算終了，他不希望這年青人到軍界或政界去冒險。他從前也曾把五弟希武送去進黃埔軍官學校，可是結果還是使他失望，因此，他覺得這最小的兄弟應該培養他學一種專門技術，將來好能够自立，不然又會弄成像他自己那樣「文不成，武不就，大事幹不了，小事不願幹。」的地步，而成爲終身的遺憾。現在他們兄弟倆又在一家旅館裏見了面，當他知道了這年青人的冒險計劃時，他很傷感

地懇求他弟弟再回到學校去，王喬立刻似乎失去了勇氣，沒有力量再對抗這個十幾年來愛護他的長輩意志，他不忍心再讓這個爲生活而憔悴的哥哥再爲他的盲動而傷心，他放棄了他的雄心，返回原來的學校，同學們問他爲什麼又回來了？輕描淡寫地答道：

「碰到空襲走不通，只好回來。」

X

X

X

十一月，前線不利的消息，不斷傳來。

一天，學校當局忽然向學生宣佈，因戰局關係，學校奉令暫時解散，每人發一張證明書，各自回家。

次日，學生們四面八方散開了。王喬懷着沉痛的心情離開這座清秀的古城。

他又回到南京的時候，許多商店已經關門，街上散着成群的傷兵和散兵，國民政府和中央要員們，聽說早乘飛機或包招商局輪船到重慶去了。京城已變成混亂與無秩序的城市，流線型的小汽車很少見了。可怕的紅嘴唇的摩登女郎不再在馬路上招展了。人們都匆匆地搬運自己的東西，這種淒涼的景象，使人意識到不久的將來，這座六朝故都，將要落到敵人的魔掌裏。春假時看見的那種繁榮氣象，到那裏去了呢？人們究竟逃到那裏才算安全呢？什麼時候才能把敵人打出去呢？沒有任何人能解答這些疑問。只有一點，大家想的相同，向西逃命，越遠越好，反正不能在這裏當亡國奴！

從南京到蕪湖的火車擁擠不堪，月台上擠滿了人。行李像山一樣的堆在那兒，雖然裏面有許多紅色和藍色珍貴的皮箱與行囊，可是沒有人管它。當火車進站的瞬間，人們都打破玻璃從窗上爬進去。

這景象，只有在這戰爭的年代才會看到。許多老年的婦人，和抱有嬰兒的母親，都被擠倒在一邊。王喬用盡力擠到車旁，剛攀上車門，火車已開始向西蠕動了。

這正是南京失守前幾天的慘景！